

書 評 Reviews

艾佛瑞茲著，王慶蘋、華宇譯，《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臺北：心靈工坊，二〇〇六年。三六七頁。

曾 建 綱*

壹、前言

臺灣出版界已有許多探討自殺的著作，但以文學作品為分析主軸的專論，則少得可憐。雖然《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之原著早在 1971 年即已問世，絕非嶄新之作，但中譯本能在 35 年後呈現在台灣讀者的眼前，其透徹的見解與巧妙的選材，仍能填補出版界在相關領域裡的一大窟窿。¹再者，近數十年來，臺灣的英文系／外文系，在教學及研究上都傾向當代文化批判／理論，文藝復興時期經典作家如鄧恩，史賓賽等，相較下已大受忽略。《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中譯本之出現，可望喚起臺灣英國文學研究者對此塊領域的回顧與再思。此外，本文對本書中譯部份之分析與建議，期能提升西書中譯（特別是文學性極強者）之水準，並喚起大眾對此類譯本品質之重視。本文將側重於〈約翰鄧恩與文藝復興〉一章，分析其內容及中譯等層面。²

* 英國新堡大學 (Newcastle University) 英國文學博士，中國文化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¹ 艾佛瑞茲著，王慶蘋、華宇譯，《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臺北：心靈工坊，2006年)。

² 《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頁 189-214。

首先，就其內容而言，細心的讀者可一見作者艾佛瑞茲（Al Alvarez）對英國及歐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用功，既廣且深。在這二十五頁的篇幅中，作者列舉了多位該時期的文化重鎮，如法國散文大家蒙田（Montaigne, 1533-1592）、義大利詩人但丁（Dante, 1265-1321）、英國史詩《仙后》（*The Faerie Queene*）作者史賓賽（Edmund Spenser, 1552-1599）、散文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劇作家莎士比亞、及《憂鬱的剖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之作者波頓（Robert Burton, 1577-1640）。作者進一步援引並分析《仙后》第一卷中描寫「絕望」（Despair）引誘「紅十字騎士」（The Red Cross Knight，第一卷的男主角）尋死的段落（第九章，第四十節，4-9行），藉以說明對生命的「倦怠」（ennui）及尾隨而至的「求死念頭」（death-wish），頗能切合全書的主題，足見其選材之恰當。就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之推廣而言，作者舉《仙后》為例，其本身也有教育目的，因為若是撇開學院教授的研究，《仙后》恐怕與史賓賽一樣，早已遠離了一般大眾的「必讀書單」。英國詩人／批評家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就曾說，時至今日，除非酷好詩歌，或因人在杏壇，或為煮字療飢的批評家，非把《仙后》或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長詩《序曲》（*The Prelude*）摸個清楚，否則何以為教。³而在台灣，即使在各大學英文系，史賓賽及《仙后》恐怕早已淪文學選集裡的一個「條目」。英國文學史的教授多半會「提及」這部巨著，但也會就此打住。此外，學院中也少有教授專攻史賓賽，因此想一探《仙后》之華胄也得憑運氣。本書舉《仙后》為例，對台灣早已失焦的英國文學教學，也起提醒之作用。

³ “There are only two reasons for reading the whole of *The Faerie Queen* or of Wordsworth’s *Prelude*. One is that you enjoy reading it: and to enjoy either of the poem is a very good mark. But if you don’t enjoy it, the only reason is that you are going to set up as a teacher of literature, or as a literary critic, and have *got* to know these poems”; see T. S. Eliot, “What Is Minor Poetry?”, in *On Poetry and Poe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5), 38.

本書中〈約翰鄧恩與文藝復興〉一章以鄧恩(又譯鄧約翰, John Donne, 1572-1631)的散文 *Biathanatos* 為重點,譯者在譯注中對這個拗口的標題做了清楚的解釋,值得鼓勵。⁴但是,若將通篇讀畢,則不見譯者對鄧恩的生平加以淺說,這對學院以外人士有欠體貼。相較於同時期的莎士比亞(長鄧恩八歲)與培根(長鄧恩十歲),鄧恩在台灣의知名度顯然黯淡許多。*Biathanatos* 是本奇書,卻也極為晦澀,即使在英美學界,其受忽略的程度,大概可比《哈姆雷特》受重視的程度。雖然鄧恩在詩(二次)及證道詞(四次)中數度提到中國,但是 *Biathanatos* 則是第一次進到中文世界。⁵正因如此,本書中譯本的一大價值在於 *Biathanatos* 四百年來第一次現身於方塊字。雖然選譯的段落在原文中僅只開頭一段,但這段譯文已替英國文學的中文譯介補上漂亮且罕見的一筆,其歷史意義已超越了譯文的優劣。

貳、鄧恩生平簡述

鄧恩於 1572 年(明穆宗隆慶六年)生於倫敦麵包街(Bread Street),卒於 1631 年 3 月 31 日(明思宗崇禎四年),並於 4 月 3 日安葬於倫敦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隔年,他的紀念雕像就已立於大教堂內,雕像基座上還刻有鄧恩自己寫下的拉丁文墓誌銘。⁶時至今日,前往

⁴ 書名 *Biathanatos* 本應拼作 *Biaiothanatos* (Thanatos 乃希臘神話中的死神 Death),意指「暴力致死」或「死於非命」(dying a violent death),亦有 *Biothanatos* 等變體,今已定於 *Biathanatos*。其書創作年代不明,應不致早於 1606 年;參見: Evelyn M. Simpson, *A Study of the Prose Works of John Don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159.

⁵ Homer Carroll Combs and Zay Rusk Sullens, eds., *A Concordance to the English Poems of John Donne* (Chicago: Packard and Company, 1940), 49; Troy D. Reeves, *Index to the Sermons of John Donne: Index to Proper Names* (Salzburg: Universität Salzburg, 1980), 51.

⁶ 此段墓誌銘英譯如下(譯者為 Francis Wrangham, 1769-1843): "JOHN DONNE, Doctor of Divinity, after various studies, pursued by him from his earliest years with assiduity and not without success, entered into Holy Orders,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impulse of the Divine

英倫的遊客仍可在大教堂裡看到這座面容枯槁、神情陰鬱的白色大理石像 (marble effigy)。鄧恩的父親與子同名，是倫敦有名的五金商，他在鄧恩五歲時就去世了。母親原名 Elizabeth Heywood，其父海伍德 (John Heywood, 1497-1580) 兼作警句 (epigram) 與幕間劇 (interlude)，其兄賈斯柏 (Jasper Heywood, 1553-98) 乃翻譯家，共譯有老塞內加 (Seneca the Elder) 的三部劇作，*Hercules Furens* (1561 年)、*Thyestes* (1560 年) 及 *Troas* (1559 年)。伊麗莎白的外祖父拉斯德 (John Rastell, 1475-1536) 也是當時著名的作家，而拉斯德之妻伊麗莎白·摩爾 (Elizabeth More) 正是《烏托邦》(*Utopia*, 1516) 的作者湯馬斯·摩爾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的妹妹。由此看來，鄧恩的母系可說是家學淵源，他承繼了有形的先祖遺作與無形的文藝天賦，這在英國詩人中可說是僅此一家。

詩人的父親約翰和母親伊麗莎白共生四女二男，鄧恩排行老三卻是長子，十三歲時與弟弟亨利入牛津大學的 Hart Hall。鄧恩在 1592 年進入「林肯法學院」(Lincoln's Inn) 習法，但終其一生未曾正式投身法界。詩人在 1596 至 1597 年間多次參與海外探險，同行者包括伊麗莎白一世的寵臣埃塞克斯伯爵 (1566-1601，本名 Robert Devereux，1601 年 2 月 25 日因叛國罪遭斬首) 和羅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數次探險中，鄧恩曾遠征至西班牙西南角的加地斯 (Cadiz，又稱 Cales) 及北大西洋上的葡屬亞速群島 (The Azores)。結束探險後 (1597-98)，詩人榮任掌璽大臣 (Lord Keeper of The Great Seal) Sir Thomas Egerton 的秘書，仕途一片大好。1601 年 11 月鄧恩與大臣喬治摩爾 (Sir George More) 未滿十七歲

Spirit and by the advice and exhortation of King James, in the year of his Saviour 1614, and of his own age 42. Having been invested with the Deanery of this Church, November 27, 1621, he was stripped of it by Death on the last day of March 1631: and here, though set in dust, he beholdeth Him Whose name is the Rising.” 參見：Edmund Goss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Donne Dean of St. Paul's*, Vol. 2 (Gloucester, Massachusetts: Peter Smith, 1959), 282.

的愛女 Anne More 秘密結婚，引起眾怒，喬治爵士向鄧恩的老闆 Egerton (Ann 的叔叔) 施壓，讓鄧恩丟了秘書工作，並把詩人丟入弗利特監獄 (Fleet prison) 裏蹲了二個月。自 1601 年秘密結婚起，到 1615 年授命為聖保羅大教堂執事止，詩人與妻子 Ann 攜手度過了近 15 年的苦日子，期間夫妻倆還肩負九個孩子的教養及一位早夭兒 (排行第七) 帶來的悲痛。這 15 年中詩人多次求官，卻也屢遭冷眼，其事業要到 1621 年才開始好轉。這一年 11 月他被任命為聖保羅大教堂主教 (Dean)，其精緻機巧的證道詞足可媲美當代大師藍斯洛·安德魯斯 (Lancelot Andrewes, 1555-1626)，其價值也早已超越了宗教層面而晉升為文學傑作。詩人任職主教直至 1631 年 3 月死於任上為止，長達 10 年。鄧恩的詩作在死後 2 年 (1633 年) 才正式出版，1650 年長子約翰整理父親的遺作，另外出版了一個集子。

參、本書之譯文

首先，作者艾佛瑞茲的原標題為 *The 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譯者卻奉送了「人文」二字，以強調其有別於諸多以自殺為醫學或心理學題材的研究。譯者「巧立名目」，竟達「市場區隔」之效，雖不「信」，卻可「達」。其次，譯者將 *Biathanatos* 譯做《論自殺》，可待改良，若能譯為《自殺辯》則更能切中鄧恩的主旨，因為鄧恩並非「議論」自殺，而是為其辯護。在西方宗教傳統中，正如艾佛瑞茲所說，「它是至惡的原罪，是一項恐怖的行為，是道德憎惡的對象」⁷。這種對自裁者幾近天譴的責難，在西方可見諸於但丁《神曲·地獄篇》。因此，譯者將 *Biathanatos* 譯為《論自殺》有失鄧恩那種好辯的反骨特色。更何況，從鄧恩的整體文字風格來看，他在詩中的「反佩脫拉克作風」(anti-Petrarchanism) 及「反西賽羅作風」(anti-Ciceronianism) 也充分說明他處處與時俗對立，進而

⁷ 《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頁 181。

譏諷的獨特立場，這種風格亦可見於其早期散文《似非而是與疑難集》（*The Paradoxes and Problems*）中。因此，惟有將 *Biathanatos* 譯為《自殺辯》才能緊貼鄧恩的文風。

再者，譯者對《自殺辯》副標題的譯法也有待改進。鄧恩的原文是 *A Declaration of that Paradoxe, or Thesis, that Selfe-homicide is not so Naturally Sinne; that it may never be otherwise...*，譯者將它譯成「一項對自殺非自然原罪，在不同情境下絕非原罪此一弔詭或理論的聲明」⁸。將 *paradoxe* 譯作「弔詭」並無不妥，但若能在注解中解釋其意義為「似非而是」則更為清晰。但是，將 *thesis* 譯為「理論」則失了準，應改成含有邏輯涵義的「命題」。《自殺辯》旨在聲明一個似非而是的弔詭，即自殺並非一項原罪，而它之所以弔詭，正因鄧恩要驗證它「宗教上的非」與「內涵上的是」。此外，《自殺辯》也以「自殺非一原罪」為命題加以辯之，而非單純議論，因此邏輯的「命題」比修辭的「理論」更能突顯鄧恩求辯好辯的個性。這種「辯癖」與鄧恩的教育背景息息相關。在當時，學生在大學預科教育中就要熟悉亞理斯多德的邏輯學與三段論（*sylogism*）。況且，在法學院的教學裏，指導老師常常設定一特定的題目（命題）供學生模擬法庭辯論之用，以磨鍊其臨場反應。⁹由此推論，*thesis* 應譯為「命題」而非「理論」，因為「理論」只需闡述，而「命題」則需正反兩面辯駁以取得結論。

《自殺辯》之文字艱澀，對認真的譯者而言，何止難纏！中譯本對《自殺辯》片段的翻譯已屬通順，著實不易；但若細看，仍可發現以下閃失。

⁸ 《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頁 194。

⁹ “From the beginning, then, the Renaissance student was presented with opportunities to play the sophist, and his masters necessarily encouraged his inventiveness, his dramatic ingenuity, and his command of ambiguity and paradox by the materials with which they constantly worked”; see Charles Osborne McDonald, *The Rhetoric of Tragedy: Form in Stuart Drama*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6), 83.

首先，既然譯者對譯注下了苦功，考證了鄧恩致友人 Sir Robert Ker 的書信¹⁰，那麼自然該對《自殺辯》開頭的貝札 (Théodore de Bèza, 1519-1605) 做一簡單的說明，轉告讀者貝札乃著名的法籍喀爾文教派神學家。再者，中譯「貝札……坦承自己曾為了頭皮屑的問題憤怒得想不開……」¹¹ 值得商榷。本句的原文是 Beza...confesseth of himself, that only for the anguish of a scurffe, which over-ranne his head, 「坦承自己」顯然 confesseth of himself 的直譯。其實，動詞 confesseth 已經含有 (自己) 供認、承認之意，「坦承自己」也因此顯得冗長，若直取「坦承」則更為精簡。「曾為了頭皮屑的問題」則譯得過分簡單，不夠生動。原文中的 only for (僅僅為了) 沒有譯出，洩氣何只一半，因為鄧恩在此設計了一個「突降法」(anti-climax) 的效果 (即一個頂尖的神學家竟會為了頭皮屑過多而心生死念)，若少了「僅僅為了」則修辭上的突降效果被平白夷平。另外，譯者將名詞 anguish 譯為副詞「憤怒地」則為錯譯，其原意指因頭皮屑過多而心生「惱火」。此處 anguish 意同 annoyance，可譯作「苦惱、惱人、煩人」等，而非副詞 angrily。原文：that only for the anguish of a scurffe, which over-ranne his head 應譯成「僅僅因為頭皮屑爬滿頭頂，甚感煩惱」。「他可能已溺斃於巴黎米勒橋下」原文是 he had once drown'd himselfe from the Millers Bridge in Paris；在此 drwon'd himselfe 乃指「結果」(即溺斃)，其「原因」則是從橋上跳下，但從 from the Millers Bridge in Paris 來看，則應將「橋下」還原為「橋上」，整句應改為「他可能早就從巴黎米勒橋上一躍而下」。「我自己經常有這個病態傾向」也值得再推敲，這句的原文 I have often such a sickely inclination，問題出在 sickely inclination，譯者將 sickely 譯成「病態」似乎說不通。《自殺辯》乃為自殺辯護，如果連辯護人都把自殺視為「病態」，則何以為辯？再者，此處 sickely 是指「心智上的軟弱與失調」(of the mind: weak, disordered)，尚未達到心理學上「病

¹⁰ 《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頁 195。

¹¹ 《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頁 195。

態」的程度。¹²此外，把 *inclination* 譯為「傾向」可能過分的現代化，應譯為「性情」(*disposition*)，整句可改做「類似的（這般的）軟弱性情我亦有之」。接下來，鄧恩狂洩十一行，從 *and, whether it (sickely inclination) be because I had my first breeding....* 至 *me thinks I have the keyes of my prison in mine owne hand, and no remedy presents it selfe so soone to my heart, as mine own sword* 為止，在文法及意義上自給自足，中譯對此段的處理在銜接上有待加強。此長句可簡化為：「（我之所以會有這般軟弱的性情）不論是因為原因 A……原因 B……原因 F，我都認為是……」。然而，此句的中譯卻成了：「不論原因是否如此，因我自小……」，原文 *whether it*（*it* 指前述 *sickely inclination*）*be because* 之後，直接跟著造成他抱持自殺意向的原因，而中譯卻先給讀者標示不明的「不論原因是否如此」，才接上鄧恩的六點原因，有欠連貫。而且，「原因是否如此」，特別是「如此」二字恐讓人回溯至前段貝札因頭皮屑過多而投河的奇事，容易將原文的意思誤導為「不論我這種軟弱性情的原因是否同於貝札的頭皮屑煩惱」，這樣的聯想與其後六點原因，大異其趣，無從吻合。

鄧恩六大原因中的第一點說到：*I had my first breeding and conversation with men of a suppressed and afflicted religion, accustomed to the despite of death, and hungry of an imagin'd martyrdom*，中譯解做：「因我自小便與信仰受壓抑與磨難的教徒相處，慣於死亡的威脅，渴望想像中的殉道」，其中出錯甚多。原文中的關鍵字 *breeding*（指教養、家教），在譯文中竟不翼而飛。鄧恩在此強調，他對死亡（或自殺）的態度部份來自於幼時的家教（*breeding*）及與家人來往之人（*conversation with men of...*）。鄧恩長於一個天主教「基本教義派」的家庭，自小耳聞又目睹天主教在英國所受之歧視。¹³其舅賈斯柏一度因宗教問題流亡法國，後來在

¹² 參見：《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中 *sickly* 一條。

¹³ 鄧恩家族，在六十年間（1535-93），除最有名的摩爾爵士外，共有十一人或死於牢房，

鄧恩約十歲時自英國東北部之泰恩河口偷渡回國，被捕後從容就義。¹⁴鄧恩的弟弟亨利也因為被控「窩藏」耶穌會教士 William Harrington 而遭監禁（1593 年），最後死在倫敦的紐蓋特監獄（Newgate prison）。這一部悲慘的「家族迫害史」對鄧恩來說，恐怕難以抹滅，而這一切都可稱之為鄧恩的「家教、家訓」（breeding），由此可見，譯文中獨漏 breeding 乃一大缺點。再者，「自小便與信仰受壓抑與磨難的教徒相處」則有欠清晰，可改為「自小便與受壓抑迫害的天主教徒來往」，將「信仰」與「教徒」做一結合，並點出「天主教徒」，則更為明朗。後半句（accustomed...martyrdome）在文法上仍指同一批人，即「受到壓抑與迫害的天主教徒」，此處鄧恩點出了這類人的通性：他們即是 men of a suppressed and afflicted religion，又是 men (who are) accustomed to the despite of death，且是 men (who are) hungry of an imagin'd martyrdome，中譯對此段的處理草率。首先，將 despite 譯為「威脅」是明顯的錯譯，應改為「不屑、輕蔑」，意同 scorn，整句可解為「早已置生死於度外」。再者，譯者的「因我自小便與……慣於死亡的威脅」容易讓人以為是鄧恩自己「慣於死亡的威脅，渴望想像中的殉道」。如前所述，雖然鄧恩自小看盡了家族成員為天主教前仆後繼，但若說他因此「自小」便對殉道有熱切

或放逐他鄉（“But at least eleven other members of his [Donne's] family died either in prison or in exile for their Catholicism during the years between More's execution in 1535 and Henry's death in 1593. Many others, including his mother, suffered less permanent exile or persecution at home.”）；參見：Tom Cain, “Elegy and Autobiography: ‘The Bracelet’ and the Death of Henry Donne,” *John Donne Journal* 23 (2004): 28.

¹⁴ 泰恩河（The Tyne）位於英格蘭東北，流貫新堡（Newcastle upon Tyne），後東流入北海，其入海口名為 Tynemouth，賈斯柏即於此偷渡回英。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 1564-93）《愛德華二世》（*Edward II*, 1594）的第二幕第二景即以處為場景。此外，新堡素以產煤出名，泰恩河上常有運煤船往來，河水因而污黑，故大詩人米爾頓有詩行 coaly Tine（「煤黑的泰恩」，見詩：“At a Vacation Exercise in the College, part Latin, part English” 第 98 行），參見：John Milton, *The Complete Poetry of John Milton*, ed. John T. Shawcros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1), 55.

的渴望，則難以理解且有違常理。因此，譯者最好在「慣於……」前，加上「他們」（即天主教徒），以正其名。

鄧恩在第二點原因中說自己常有自殺的念頭，可能歸因於 *the common enemy find that doore worst locked against him in me*。中譯將 *the common enemy* 譯為「共同的敵人」固然無誤，但如能解釋此「公敵」就是死亡或死神則更為清楚，而且 *worst locked* 也可改為「似鎖非鎖」。第三個原因「或者宗教戒條本身仍有許多令人困惑的疑點與彈性在其中」顯得冗長，可精簡成「又或者教條中仍有疑點與推敲之處」。這句的原文是 *or that there bee a perplexitie & flexibility in the doctrine it selfe*，譯者的「許多」在原文中其實是單數，而即是疑點，則「令人困惑」亦為多餘。第四個原因中的 *God's gifts*，譯者直譯為「上帝贈禮」，應點明為「生命」，「也未曾有任何……」也要改為「也未曾有其他……」，因為原文為 *nor other sinfull concurrence accompanies these thoughts in me*，「存於內心」應改為「存於我心」。此外，「解開囚禁我牢獄的鑰匙」也嫌繁雜，可縮短為「掙脫囚牢的鑰匙」(*the keyes of my prison*)。同樣的問題一再出現，如 *and no remedy presents it selfe so soone to my heart, as my own sword* 一句，中譯為「而首先在我心中出現的解決方式便是我手中的劍」，意思捉對了，詩意卻跑了，應改為「(每當……)手中的利劍便立刻浮上心頭成了解脫之道」。此外，譯者對以下的原文又過分地直譯：*Often meditation of this hath wonne me to a charit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action, who dy so*，中譯成了「這類沉思，經常讓我對自殺者的行為做出同情的詮釋」，不妨將其改成「思念至此，每每讓我對殉道者的舉動寄予同情」。「寄予同情」已足以說明原文 *a charit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action*，而不必逐字將 *interpretation* 譯出。

肆、中譯本的譯注

此外，本書的注解也有數處尚待改進，列舉如下：

1. 原註四，頁 194：既已點出鄧恩與摩爾爵士的血親關係，譯者不妨簡述

之。

2. 譯註十，頁 198：可附上瓦爾頓 (Izaak Walton, 1593-1683) 的著作，如 *Life of Herbert and Donne* 及《釣手大全》(*The Complete Angler*, 1653)。
3. 譯註十二，頁 201：原文 John Donne, Anne Donne, Undone，不妨附上中譯「約翰鄧恩，安鄧恩，全完了」，或是「鄧約翰，鄧安，全完蛋」以對應原文之韻，讓一般讀者藉由中譯了解鄧恩的巧思與自嘲。
4. 譯註十三，頁 202：既然對大學者 Pico Della Mirandoca 多有解釋，不妨附上其代表作一、二本，以切合其身分。
5. No man is an island (頁 203) 一句，在英語世界已相當有名，但對台灣的讀者則未必。譯者或可點出其原出處 (“17 Meditation,”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¹⁵並附上詩人余光中教授的美譯。¹⁶此外，這一段文字已被譜成曲子，作曲家為當代挪威鋼琴家畢揚斯達 (Ketil Bjørnstad)，並被收錄於專輯《恩典》(*Grace*, 2001)。¹⁷
6. 原註六，頁 204：這裏提到〈夜思：聖露西節，最短之一日〉(“A nocturnall upon S. Lucies day, Being the shortest day”) 的創作年份，並舉牛津名教授海倫賈德納 (Helen Gardner) 之說，證明此詩約成於 1607 年之後。鄧恩的詩，後代學者考證其年份者眾，但少有定論。況且，賈德納雖大名鼎鼎，但在英國有許多英文系教授對她的研究成果多有存疑，其中最甚者莫過於詩人兼批評家燕樸蓀 (William Empson, 1906-84)。燕樸蓀曾在《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上「痛批」賈德納所編的牛津版鄧恩詩集 (*The Elegies and the Songs and Sonnets*,

¹⁵ Anthony Raspa, ed., *John Donne: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7.

¹⁶ 余光中，《藍墨水的下游》(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 年)，頁 7-8。

¹⁷ 有關畢揚斯達的譜曲及樂風，參見曾建綱，〈詩人並非孤島：畢揚斯達的最新力作《恩典》〉，《當代》期 170 (2001 年 10 月)，頁 104-113。

1965)，直指她的版本應該「棄而不用」(abandoned)，並要讀者一概回到他心目中的精典版本——格瑞厄森 (Herbert Grierson) 1912 年同為牛津版的鄧恩詩集。¹⁸

7. 譯註十七，頁 210：*The Duchess of Malfi* 應改為斜體字。

伍、筆者的譯文

「貝札，一位卓然出眾的神學家，在他人仍處於晨昏不明之際，其學術成就即已如日中天，坦承因頭皮屑爬滿頭頂，極為困擾，若非其舅正巧路過，他可能已自巴黎米勒橋上一躍而下，投河自盡了。我常有類似的軟弱性情，不論這種性情是否來自於幼時家教，及與受迫害的天主教徒之來往，這些人早已置生死於度外，渴求嚮往中的殉道；或是因為死神這全人類的公敵，察覺到我內在那扇防堵他的門沒有扣牢；或者因為教義裡仍有疑義與商榷之處；或者是因為我的良心自始讓我確信，在我心中，沒有任何對天賜之生命的忤逆之心及其他邪念，與此種軟弱性情為伍；或者因為藐視，或者怯懦產生了這種性情，每每在苦難來襲之際，我都以為掙脫這囚牢的鑰匙就在掌中，而心中立即浮現的利劍便成了最便捷的解脫之道。深思至此，每每使我對殉道者的果決寄予同情；此外，也激發我去細察並追究其殉道的理由，何以這些理由讓他們義無反顧地做出決斷」。

¹⁸ “the Gardner reading no longer serves any purpose, and had better be abandoned.”; see William Empson, “There Is No Penance Due to Innocenc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8, no. 19 (December 1981): 43.

徵引文獻

論著

余光中，《藍墨水的下游》，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

曾建綱，〈詩人並非孤島——畢揚斯達的最新力作《恩典》〉，《當代》期170，2001年，頁104-13。

Cain, Tom. "Elegy and Autobiography: 'The Bracelet' and the Death of Henry Donne." *John Donne Journal* 23 (2004): 25-57.

Combs, Homer Carroll, and Zay Rusk Sullens, eds. *A Concordance to the English Poems of John Donne*. Chicago: Packard and Company, 1940.

Donne, John.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 Edited by Anthony Rasp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Eliot, T. S. "What is Minor Poetry?" In *On Poetry and Poets*, 34-5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5.

Empson, William. "There Is No Penance Due to Innocenc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8, no. 19 (December 1981): 42-50.

Gosse, Edmun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Donne Dean of St. Paul's*, Vol. 2. Gloucester, Massachusetts: Peter Smith, 1959.

McDonald, Charles Osborne. *The Rhetoric of Tragedy: Form in Stuart Drama*.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6.

Milton, John. *The Complete Poetry of John Milton*. Edited by John T. Shawcros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1.

Reeves, Troy D. *Index to the Sermons of John Donne: Index to Proper Names*. Salzburg: Universität Salzburg, 1980.

Simpson, Evelyn M. *A Study of the Prose Works of John Don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三十四期